

旧家燕子

薛冰著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薛冰著

旧家燕子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旧家燕子/薛冰著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3.12

(书虫·第2辑)

ISBN 978-7-5474-0947-3

I. ①旧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55592号

责任编辑 韩 猛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60毫米×230毫米

15.5印张 120幅图 187千字

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

定 价 2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序

《旧家燕子》这个书名，脱胎于刘禹锡的名句：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其实更贴切的，当是文天祥的一联，同样写于南京：“满地芦花和我老，旧家燕子傍谁飞。”虽意境不免苍凉，却若合符节。二〇一三年，我实足满六十五岁，无论按什么标准，都是一个老人了，尽管没有“满地芦花”，只见一地鸡毛。

人老了，书心犹未老。在小书店里看到有趣味的书，忍不住还会买回家。但更多的，则如福眠先生所说，是“在家里淘书”了。将书房里一人高的书堆拆开来，一本一本的旧书，都有故事，也就想着如何分门别类，写成书话。其中的一个大类，便是流散自旧家的藏本。淘书三十余年，我并未刻意追求过名家旧藏，许多书都不是因有了谁谁的题签才买下来的，还是以可读为主旨。当然，时下号称信息社会，前人的签赠题跋，片言只语，都在图书之外，增添了新的信息，亦增加了探究的乐趣。

“旧家燕子”，顾名思义，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。一关乎“旧家”，即这些图书曾经的主人；一关乎“燕子”，即图书本身的内容或形式。“旧家”未必皆是“王谢堂”，老儒陋室，碧玉小家，飞出来的“燕子”，只要风姿绰约，亦足以写为书话。倘眼中只有珍善孤本，那就是收藏家，不能算读书人了。昔年江苏有位老先生，写过一本《读常见书札记》，我就很佩服他的胸怀。说读书，恐怕还是要从常见书入手。当然拉杂写来，各篇的侧重不一，“旧家”的故事多，就多说几句，有些著、译者或藏者是我的师长，不免间涉个人情感，生出些题外的闲言，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块磊。有的旧主人名不见经传，可那本书值得细细品味，重点便落在了“燕子”。篇目的排列，亦以图书出版时间为序，也是“叙齿不叙爵”的意思。

不过还有问题，积年所得旧家藏本，忽忽竟不下千种，即汰粗取精，亦非分别不成眉目。粗略梳理，大致可分几类，一是著者、译者的签赠本，二是编者、出版者的赠送本，三是著者亲友的代赠本，四是前人题跋或签名钤印本，五是特殊机构或有特别印记的旧藏本。其间又以第一类为数最多，可再作三分：即学术与文学著作，艺术与艺术评论著作，外文原版书刊。今且汇成第一集，所介绍的都是学者、作家签赠本，以为试水；倘蒙读者不弃，今后几年中，可继续写出，作为续编。

此外尚有两点说明。一是为避免增加读者负担，凡前此几种拙著书话集中已写到的同类藏本，如没有新材料增补，即不再收入本书。二是行文之间，凡引文中有误字的，即在其后以〔 〕标出正字。

目 录

《青崖文苑》第一集	/1
《三思室诗稿初集》	/5
《军用毒气》	/8
《透视图画法》	/11
《学记考释》	/14
《国语拼音字拼写法式》	/17
《滇西边地土壤概况》	/21
《词与音乐》	/24
《英文新字辞典》	/29
《茅盾小说讲话》	/33
《佘山观象台天文实习手册》	/36
《金沙江畔》	/39
《升官图》	/44
《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》	/48
《北京黄土岗花卉栽培》	/51
《国立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卅五周年纪念刊》	/55
《中国民间寓言研究》	/60
《何氏八百年医学》	/63

- 《红楼研究小史续稿》 /66
《英国文学史提纲》 /70
《陈毅北渡》 /73
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 /76
《中国药学史料》 /79
《忧国·潮骚》和《沉沦》 /82
《李德裕年谱》 /86
《散花寺》 /89
《中国近代文学论稿》 /92
《江村经济》 /95
《张公难先之生平》 /99
《转丸二续》 /105
《神话与传说》 /109
《臧云远诗选》 /112
《饮河轩诗词稿》 /115
《刘子校注》 /118
《中国金属技术史》 /121
《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》 /124
《在志愿军总部》 /127
《唐音阁吟稿》 /130
《龙：神话与真相》 /133
《古今北京》 /1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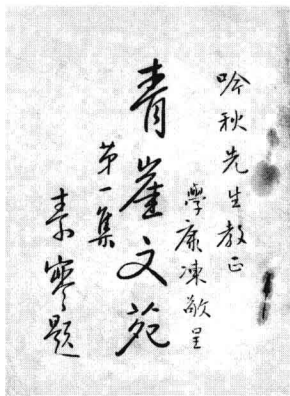
《因海之死》 /139
《孔子评传》 /143

- 《走出伤痕》 /146
- 《遂初集》 /150
- 《晚清小说简史》 /154
- 《小慧丛稿》 /158
- 《诗歌与浪漫主义》 /161
- 《我爱穆源》 /165
- 《认识莫渝》 /168
- 《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》 /172
- 《台湾土著血缘》 /176
- 《海外文坛星辰》 /180
- 《俳句·汉俳交流集》 /185
- 《两周金文虚词集释》 /189
- 《叶子铭文学论文集》 /192
- 《征鸿片羽集》 /196
- 《悲悯情怀》 /201
- 《故园行》 /204
- 《刘禹锡评传》 /209
- 《洪承畴研究》 /212
- 《祖先的慧光》 /217
- 《坠入字网》 /222
- 《聊以相娱》 /225
- 《美丽新世纪》 /228
- 《陈香梅自传》 /232
- 《邦达列夫创作论》 /236

《青崖文苑》第一集

《青崖文苑》第一集，康冻著，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初版，南京明瓦廊中国日报印刷所印刷，太平路开明书店总发行，三十二开本，九十二页。封面有毛笔题签：“吟秋先生教正 / 学康冻敬呈”。

此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得于苏州古旧书店，因知受赠者即号吟秋的蒋镜寰先生，有名的版本学家和书法家，故康冻先生以后学自谦。蒋吟秋一九八一年辞世，身后藏书散入该店不少，他所辑印的《沧浪亭新志》和《吴中先哲藏书考略》，我也是在那时买到的。



《青崖文苑》封面

从这一册《青崖文苑》中，可以得知康冻颇有些传奇色彩的生平。书首有《青崖居士小传》：“康冻，字素寒，四川西充县籍，其家与青崖洞近，别号青崖居士。先世皆业儒，父母早没，赖兄嫂成立，事兄悌，愿以先人遗产尽归之，自作自[生]计，故至今未为家云。出身系师范生，考入中央军校第五期，毕业后，怀班定远、张博望勤远之志，请命于当道，派往新疆，任戍边工作，事为西北军所深嫉，就其途执而囚之二载。”其入狱在民国十七年冬，自述时年二十二岁。出狱后，他返回南京，“供职于中央军校”，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，他“辞职组民军备用，未竟成，还川任参谋一年”，因不满军阀争战，辞职还乡。“日寇深入古北口，密云不守，平津危殆，冻又苦别家庭，只身北上，参加抗日。及抵平而双方战事停。慷慨燕赵，无齿之者”。他的抗日激情无人理解，因愤而南行，遁居绍兴兰亭，摹晋书，绘墨竹，“制艺以自食”；后移居南京“半山寺僧舍之西轩”，也就是王安石半山园旧址所在。

康冻自视甚高，书前照片下有自题小诗：“上马操刀，下马挥毫。朔方翦寇，吴市吹箫。人之所丑，天之所骄。亦飞榆枋，亦搏九霄。”在《序言》中他写道：“青崖文苑初草成，诸友见而喜曰：再得名人为之题序，可以传矣。冻逊谢曰：传不传，余未计及也。传，亦非幸事也。其文其艺，与时大谬，明知其无传之价值也。文艺本身之价值低，而欲传[借]重名人之价值传，使珠以椟贵，乌以屋爱，冻虽鄙陋，亦深耻之也。”又说：“韩退之谓物不得其平则鸣，然则斯作者，亦自鸣焉耳，固不必求人之共鸣也。”

正文分为五编：书画琴品，文，早岁诗（十岁至十七岁作），壮岁诗（从军后作），词曲新诗。其诗多述心志，如《西征别京中诸同学》：“三年炼剑告成功，少壮愁看白发生。忧苦当先欢乐后，国防为重个身轻。愿收丧地九千里，凭用吾胸八万兵。志力原须御外侮，哪堪闭户事纷争。”又如《送刘仲雄同学赴淞沪战场》：“戍

鼓急，离歌戚，挂霜刀，临大敌。君马骄骄行，我马嘶嘶鸣。鸣者停蹄行者远，送君易水望君返。不问倭寇多少头，个个砍来堆成岬。”

最值得重视的还是其文。《记兰州狱》一文，说到他新疆之行的缘由，是“怀守在四夷之志，不愿往来冲突于邦域之中以自豪也”，然而其时“西北军突与中央离异，以冻等自京来，深入重地，不无可疑，遂捕而监视之”。一个反对内争的热血青年，偏为内争所困。狱中饱经磨难，他坚持跑步锻炼身体；幸有出狱狱友赠书籍碑帖，可供修学，他无钱买纸笔，遂剪长发扎成大笔，沾水在砖墙上练书法，“狱中书秃发笔五十余支”；又教狱中农民小贩读书，“铁窗下，书声琅琅，为前所未有”。无辜囚禁二十五个月，“政局翻变，中央特派员至，得其情，即慰释”。

在《艺术之我见》中，他有感于“人人争先仿效”海派的流风，“穷乡僻壤，随处皆发现粗犷恶劣毫无意理之帚笔画，随处皆有卷曲臃肿毫无气势之魏体书，犹洋洋得意曰：吾海派也。其他富于文思富于美性之作品，皆因非海派嫡出而贱值”，特别强调艺术的生命力恰在于多样性：“派别愈曠愈文，愈变愈奇，其作法决不能如典范令之条条规定，其作品亦不能似军衣军帽之班班一色也。”他主张“以二分师古人，三分师造化，五分留作自家天才品性展布之余地”，“文章艺术，当如向阳春花，各就其天赋之姿”，倡扬艺术的创造性。其《论文》亦如此，文人“各有各之学识，各有各之才思，各有各之气慨，各有各之体态与修养，其作品之不同，又各如其貌，唯其不同，所以如锦如绣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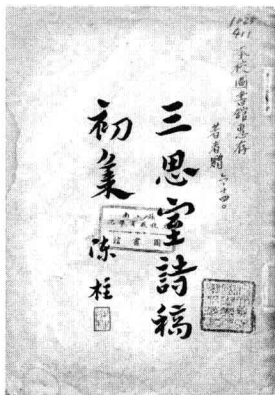
《一夕滑稽谈》中，他说到自己“弃中级官而做书画士”的原因，是鉴于当时的争权夺利，官场纷扰，“吾人处此粥少僧多官满为患之际，应于官界之外，别寻事做，别讨饭吃，不受人怜，不受人抑，不受官太太车马衣裳之煎逼”，且说：“官与人，本无区别，人能立品修行，自视自贵，斯自贵矣；自待自贱，恶得不贱。”《战

绩依稀印旧年》中，他更说到因内乱而引外侮的危机：“国家之乱，不乱于民而乱于官。女子有志，即以做夫人为光荣；丈夫有志，即以做贵官为出人头地。芸窗苦读，为做官也；执锐披坚，为做官也。做官则势大钱多，可以驾临一切之上也。中国为世界上第一产官之国，弄得举国皆官，官官皆事权利之斗争，官愈多，战愈纷，官愈大，战愈烈，你诛我诛，战无已时，引此凶毒之日寇张牙舞爪而来。”在《藐大人》中，他敏锐地指出所谓“公仆”实为“大人”：“在民智未确实普遍、民权未确实掌握之前，对三数实力派，吾人不能仆呼之；诚欲仆呼之，则乃仆将予吾人以痛箠也。实际非仆人也，大人耳。瞎捧大人，拥彼掀此，不问百分辛勤，终属糊涂混账”，并得出“小人不死，大人不死，大人不死，大乱不止”的结论。

书画琴品一编，自述其学书、学画、学琴的经历和造诣，盖因其既以“售画鬻书”为生，不能不自作鼓吹。书尾附《康冻书画润格》一页，因半山寺所在荒僻，故另以城中碑亭巷瑞文斋协记纸店为订件处。书中插图十余幅，看他画竹，画梅，画菊，画荷，画青菜萝卜，笔意雅淡，书法亦如其所言，果有“高旷清寒”之风。

《三思室诗稿初集》

《三思室诗稿初集》，周嘉志著，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出版，木头坑周福善堂发行，无锡文新印刷所印刷，异型开本，高二二四毫米，宽一五一毫米，三十二页。此书凡得二册，一册封面有钢笔题签：“本校图书馆惠存 / 著者赠，六·十四。”另一册封二有钢笔题签：“厂闇学兄惠存 / 弟周嘉志敬赠”。两书封面皆有“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藏书”篆书阳文蓝色方印及“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图书馆”楷书扁方印。



《三思室诗稿初集》封面

受赠者厂閤不详，可能著者当时未能送到他手中，所以也成了该校图书馆的藏本。

前人文字往来，于对方例不称名，多以字号相称，以示尊重；即无字号者，称名亦必不冠姓。这就大大增加了后人考校的难度。一九四九年后，这一习惯很快被打破，只有少数文化人尚在坚守。时至今日，知道这规矩的人也不多了，连名带姓的称呼，大家并不以为怪。

周嘉志先生，字义夫，号三思室，一九一〇年生，广西郁林人；一九三三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六届，“遂醉心旧诗，思存国粹，以继绝学，而正性情者”；一九三七年毕业前夕，选编二百首印成此册，作为“数年求学之成绩”，赠送同学以为纪念。三思室的由来，周嘉志曾有自释：“凡事有过失，多缘不先思；不思遽然行，后患实堪危！思之而后行，必能达所期；思一犹未当，至三更精微。古有季文子，要行必三思。‘三思’即本此，勿谓出无依；借作我室名，谁曰不相宜！”

所以此书多得无锡国专师长的勉励。其封面书名，系广西同乡教师陈柱先生题写。书前有校长唐文治先生题词：“性情中人，可与言诗。”教授诗选、古文选的钱仲联先生题词：“真率之情，不事矫饰，再加刻意之功，可攀诚斋、伏菟。”在肯定其优点的同时，也给他指出了追摹的榜样，是南宋乐府诗人杨万里和咸丰、同治间以白描取胜的诗人江湜。书尾有著者“致谢”一条：“拙稿蒙钱仲联先生检阅一遍，特此致谢！”可见钱仲联是认真读过这些诗，才下此断语的。

教务主任冯振先生作序，自谦“课务卒卒，不能深有所扬榷”，但他引严羽名句“诗有别才，非关书也；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”，为其剖析，指出“读书穷理之士，未必能诗；而真能诗者，未有不读书穷理者也”；“沧浪本不废读书穷理，而后世空疏浅学之徒，

操笔为诗，附庸风雅，多藉口于沧浪，其流弊岂鲜哉”。这些话，可以说正与钱先生所谓“再加刻意之功”相表里。周嘉志的自序中，回顾往昔，也认识到“诗难事也，工锻炼而不能入于神，务刻划而未能免于俗，昔人有学数十年，尚未得其玄奥者，岂三四年之功，即可成就哉”。

无锡国专虽是私立学校，而名师荟萃，贤才辈出，是当时唯一可与清华大学国学院分庭抗礼的教育机构。其招生既严，教学尤专，能于该校毕业者，多非泛泛。周嘉志的同学中，即有蒋祖诒、徐兴业等学者、作家。他曾有《励志》诗，描述当时的学习生活：“叹息光阴似隙驹，无经无术乃庸儒。诗章浅学难追杜，文理研求喜仿苏。幸得良师勤指导，欣逢益友启蒙愚。若能砥砺移山志，谁说青云不可图？”

他的诗多写风物人情，“不事矫饰”。《假归途中杂咏》一组十六首，不乏平白如话而情意殷切者，如《到家》一首中，描写亲人相见，栩栩如生：“长弟把门推，知是阿哥回，心忙旋入室，斟茶溢出杯。小弟闻哥回，欢喜笑颜开，代携小提匣，送到内卧房。哥哥闻弟回，赶快到瞻望。儿小尚无识，惧是陌生郎，一见便逃去，躲避在长廊；小叔导相见，索要食麦糖……”其时日寇侵华，步步进逼，集中亦多感怀时事之作，如“艾炙眉头不觉忧，岂真肉食弗能谋？河山破碎犹观望，更待何时报国仇？”“豺狼本质性虽贪，力抗何能食似蚕！苟我同胞犹未醒，东夷得二再图三！”“收复神州不可迟，如何南北意犹歧？若能众志成城后，跨海何难觅岛夷？”写出了一介青年学子的忧国忧民之情。

此书问世，已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。在网上检索，有周嘉志编著《抗战民歌唱和集》（增订本）一种，玉林德昌印务馆一九四五年出版；其初版自当更早。想来周嘉志毕业后回到了故乡广西，而且，至少以宣传的方式，参与了对日抗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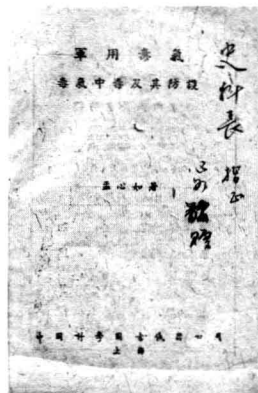
《军用毒气》

《军用毒气》，副题《毒气中毒及其防护》，孟心如著，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初版，三十年六月增订再版，三十一年四月桂一版。笔者所得即桂林版，三十二开，土纸本，一五三页。扉页有毛笔题签：“史科长指正 / 心如敬赠”。

孟心如先生，一九〇三年生，江苏武进人，史学家孟森（心史）先生长子；而投身化学，曾任重庆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，著作另有《化学战及其防御与救治》等；一九四六年任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长，



《军用毒气》封面



《军用毒气》扉页

次年病故，葬南京青龙山永安公墓，其墓碑“武进孟心如先生之墓”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题写。而一九六六年夏，永安公墓被红卫兵中的暴徒砸毁，孟心如墓碑沦为铺路石，至二〇一一年复为市民发现，据说已由南京药科大学收藏。

受赠者生平不详。

本书初版在上海，著者有序言，开篇即痛吁：“痛乎哉，杀运之开，而学者竭其研究之业，不尽施之于人类相戕贼也。古以传相斫之书为可鄙，后乃以弧矢犹为短兵，至用火器杀人，而杀机为甚烈矣，顾火器犹俟命中而后杀人。晚近乃以火力送毒气，呼吸所触无幸免者，此毒气化学之所由来，而为人道之大戚，凡有血气之所不忍言者。”所以他编著这本书，“为当之者谋抵御之策，解免之道”。他指出，“根本消灭毒气惟有拔去人心之毒，使人道主义不为空谈，此圣贤教化之事，非机械之科学所能为功。机械之科学但能彼以施毒之术来，我亦谋以御毒之术往，无扶植人道之大力，姑尽救护之力于毒气弥漫之中”，体现了一位正直科学家的人文情怀。

全书分五章，“首章略言军用毒气之历史及发展，二章言各种军用及寻常毒气之化学成分及性质，三章言中毒之经过及疗治，四章言防毒之器械，其构造及应用之法，五章言凡人对于毒气救护应用之规则”。著者十分重视新科学成果的运用，所搜辑的参考材料，有些是当年外文杂志刚刚刊出的。在第二章中，他强调：“救治毒气中毒，虽为医生之责任，然化学家之责任，实亦不较医生为轻。盖医生之诊治尚须赖化学家之决断而定，对于如何解释该项毒素之性质，如何应用及如何毁灭之，此皆为化学家之必尽责任。”他并且指出，就是在非军事时期，有毒物质“亦不能谓为完全不与人类相接触，尤以工业发达之国家为更甚”，这对于当今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与毒化，可谓极有先见的警告。

“军用毒气”这个概念，为当时的流行说法，然而并不正确。